

一陣微風吹起，掠過那片青青草場，飄白那件白地藍花的小圍裙；剎那間，裙子開展了，宛如一把撐開的花傘，壓不！是像一件華麗蓬鬆的芭蕾舞衣；好美好美！她歡愉地叫著，忘形地旋轉著，希望能叫住微風，永遠飄著，希望能舞出永恆的圖：

蒼穹設下壯麗的幕景，綠草成了最豪華的舞台，一堆堆的白雲，一叢叢的相思樹就是他們的嘉賓。就在這舞台上，她，一個愛藍的小女孩，和鄰家遊伴們玩著自編、自導、自演、自賞的家家酒或舞蹈。偶而微風借著樹梢傳來幾聲嘉許，或飄來一陣撫慰，他們就舞得更起勁，笑得更開心！

在那陣陣的微風裡，除了家家酒、跳舞外，她更愛看些故事書。「白雪公主」的善良，「羅賓漢」的俠義，「金銀島」的驚險緊張，「孤星淚」的感人，「湯姆歷險記」的令人捧腹，還有「安徒生童話集」「格林童話集」等，在無人伴遊的時候，陪她渡過了孤寂！

在遊玩嬉戲中，露出了童稚的純真，在那些名著裡，仙境裡她得到了善與美。「妳將來志願作什麼？」若遇到這類問題時，她會毫不遲疑的說：我要做個科學家、舞蹈家、教育家……。唉！一個人怎麼能做那麼多的事呢？但，要知道在她的

心裡這些就代表著真、善、美啊！

她相信善良能制服暴力，也認定美麗可以贏得一切，在那陣陣的微風裡！

一陣微風吹起，劃破了沉悶的空氣，同時還故作風雅的翻閱著案頭的書扉。

為了應付無盡的大小考及重重的聯考關卡，她只有拚命的在書堆裡打轉，外間的春花、秋月、夏陽、冬雪對她來說就像「吹散一湖春水，干卿底事」。幻想是每個女孩子的專利品，她亦不例外，只可惜那偶然的一絲浮光掠影，不一會就讓惱人的XY、方程式給打斷了。

緊張、枯燥的生活裡，只希望有一陣微風吹過，有一堂後有考試的國文課。儘管年輕人的反抗心理作祟，對孔子的完美不以爲然，但私下她卻仰慕極了！那些爲政、處世的哲理，「和而不流」「溫良恭儉讓」的風儀，成了她日後待人接物的

指針。

在「寂寞的十七歲」裡，她的生活卻是豐盈而使人振奮的，以致當微風悄悄地送去「十七」迎來「十八」之際，竟不會

察覺到！

一陣微風吹起，吹過奔流的小溪，也攪亂了她的心緒。

那是一條大河，廣潤的河道，如今遇著乾旱的季節，整個都曝露出來，嶙峋的石子，聚散在野草叢生的河床上，使人有一股說不出的淒涼；幾天的淫雨，使得大河雖然沒有洶湧澎湃的水勢，但仍有一條小溪似的流水淙淙而來！

看！流水悠悠，看那大江東去不回頭，永遠向東流，流到滄海不停流……：每回她看到潺潺的溪流，就會不自覺的唱起這首歌，感到有陣莫名的悵惘襲上心頭：是對過去的懷念？是對將來的迷惘？唉！都是。

微風年復一年地吹著，吹去她的童年、少年，而今又將她吹離了幻想作夢的歲月。進了大學，視野爲之一開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再如以往的單純了，而她，雖早由書籍上知道天際是多麼的寬廣，地球有多麼厚，但是卻仍然無法了解人心的難

測！

她總是那麼激動，爲了天邊的一朵白雲，遠處一列翠綠的竹林，沉悶裡的一陣微風，朋友的一聲問好。直到一天佳佳說：「妳什麼時候才長大呀？才發覺自己是有些不同，她不習慣成人世界裡感情的內斂。但佳佳又說：爲了對付現實，妳要學習！

！，可在現實，埋葬了多少人的凌雲壯志，帶去了多少人的純真，她只祈求微風：永遠不要吹走她心中的純潔，即使在飽經風浪之後！

沙瑪納

肖 郎



沙瑪納是印度的苦修僧人。

他們穿很少的衣服，讓風霜雨露來磨煉他們的肉體；他們赤著腳走好長好長的路，讓荆棘利石刺破他們的腳，血順著劃破的傷口流出來，然後乾涸了，直到不再流。他們只吃連小松風也填不飽的食物和水，爲的只是磨煉自己的心志；沙瑪納很少睡覺，却在往一坐數小時，僅僅是爲了沉思生命的奧蘊；他們追求藏在現實背面的崇高理想，心目中只有一個目標——把一切變得空虛，沒有渴望、意願、夢想、快樂和悲哀，讓「我」逝去；體味空虛心靈的平靜、純潔的思、和生命的真諦。

當整個「我」被征服並死了去，所有的情慾和意願都停止了，那最後的不再有「我」的境界，那藏在現實背後崇高的奧秘，一定會甦醒吧！

× ×

他，不是沙瑪納，却長久過著沙瑪納般的生活。他一直是渴望知識和滿懷疑問的；打從少年起，他的啓蒙恩師、親近他和關心他的人們，一直給他的，是一成不變的事物，他們教他怎樣吃

，教他怎樣走，教他如何照他們的方式去做、去想；他們把他塑造一個典型的模型；他們覺得滿意，他很光榮；他們稱讚他，他很高興。

這天，他走出家門，走過他一直在走的街道，碰見他每天碰見到的人和物；他和他們打招呼，他們朝他笑笑，他也朝他們笑笑。可是，忽然之間，這一切好像對他變得如此地陌生；他覺得很懊惱，一種古怪的長久不能摒除的感覺，瞬間尖銳地浮現；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完全孤獨的人；他覺得整個世界摒棄了他，他和它完全脫離了關係；會仔細研究過的人，曾經仔細觀察過的物，一下子變得極端地陌生。他開始覺得憂慮，而徬徨；思潮充滿懊惱，而恐怖；筋肉痛苦地收縮；脚步顯然地加快、加大；然後，終於，他放開大步，發狂地，向前奔去；發狂地，……

這是奔跑的終點，前面是深深的溪谷，再有多一步，便要粉身碎骨；於是，他停下來，開始思想；這一直自己在作些什麼？過的是什麼生活？追求的是些什麼？我究竟要從教示中和師長處學些什麼？雖然，他們已教了我許多許多，他們不能教的又是什麼？

於是，他想：是「我」，我希望明白它的性格和本質；我想把自己從「我」中解脫出來；我想征服它，但是却不可能；我只能欺騙他，只能從它飛開去，只能躲避它。……的確，世上沒有任何事務像「我」這樣地佔據我的思想；這是個夢般的謎；我活著，我是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；我與別的每一個人在一起，我與他們每個人却都有不同；是我，然而，我却給了「我」最少的了解。我會很詳盡地觀察了所熟悉的每一件事和物，會很仔細地研究了所認識的所有人，却獨獨忽視了「我」。

他開始若有所悟，眼睛雪亮了，他看清了谷底的水，溪水很清澈，水裡有魚，魚的名字不知道，但很小，而且看起來很快活；他擡起頭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覺得空氣是這樣

地清新和可愛；他驚異地發覺，谷對面的山崖上，有叢幽蘭，蘭掛在石縫間，是那樣地高高在上，如果不是才仰起頭，是看不到的；它正吐支雪白的花，花的姿態很美，迎風搖曳，幽幽地，看起來相當嬌弱；他大膽地望著她，近乎發狂地凝視，他彷彿嗅到了她的清香；他從沒有這樣地喜愛過一支花。他覺得自己要佔有她，必須要佔有她，一定要佔有她；他盤算著，盤算著；可是，谷，是這樣地深而陡，崖，是那樣地高而峭，上面又長滿了青苔；他渡來渡去，望眼欲穿，却力有不逮；活像那隻跳不到葡萄的狐狸；然後，失望地，搖搖頭，離開了。而不時憐惜地回首瞻望。

他，來到了一處花園，百花盛開著，香艷而美麗；知名的，數不出名的，爭相吐艷，美不勝收。他流連花叢，肉眼的享受，濃馥香氣的刺激，使他陶醉其間；但，卻並不特別的迷戀。然後，他不願顯眼的「禁止攀折花木」的告示，摘下一朵白茶花；因為，只有它最近於那幽蘭的顏色，而且有著相仿的幽香。他把它藏到外套底下。感到滿足的欣慰，笑了笑，輕鬆地走了開去。……

最後，他來到了一處溪谷，谷底是一片大理石雕琢成的；清澈的溪水游於其上倍覺可愛；平靜的地方有如晶瑩透徹的碧玉；湍急處則如打擊得支離破碎而飛騰的藍寶石。他選了一處流水特別急湍的水中石塊，坐了下來，衝著水來的方向，他凝視著躍起的水中石塊，坐下來，衝著水來的方向，臉上充滿著因心跳加速而激起的紅暈；他在急湍跳躍的水中，很難地尋找到了自己支離破碎的影子，當他看到自己的形像是這樣地不完整的時候，他再度驚恐地跳躍了起來。他用力地把纜剛摘了來的白茶花，揉碎、蹂躪，丟到水的上游，注視著它隨波而下，漂到自己腳跟前，流到身後去，直游，不見；然後，他又開始狂奔，狂奔，是的，他必須奔跑著去尋找一個完整的自己。……

海邊寄語

S · H

海，沈入深湛的藍，
正當天際由火紅的燒灼中，
變成寶藍的鑲嵌。
優美的黑，溜滑進來，
而月的輪廓也開始明朗。

海風招起了扇子，
只一行細小的足印，
陷入軟沙輕柔的環繞。
海那無盡的寶藏，
貝殼，展覽它們眩麗的色彩。
這當兒，沒有比檢拾更值得的事。
誰料這纖巧的刺繡中，
保存了多少時光編織的隱秘？

海的低訴，海的呢喃，
拍來大自然的慰語。
平靜的波浪是閃爍的微笑，
月的倩影亦流連忘返。
投入這汪深湛的藍！
沒有悲哀，沒有驚訝，
海容納時代的倦旅。